

司马长虹作品集

卧龙生
校

龙 凤 旗

司马长虹
著



龙 凤 旗

[美] 司马长虹 著

(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凤旗 / (美) 司马长虹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9

ISBN 7-5057-1486-4

I. 龙… II. 司…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5954号

书名	龙凤旗(上、下)
作者	美国 司马长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375 印张 569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86-4/I·406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8-2178

目 录

第一回	天外飞祸.....	1
第二回	披发怪人.....	16
第三回	邀月啸风.....	33
第四回	济弱扶倾.....	47
第五回	力挫神鹰.....	63
第六回	幽谷惊艳.....	80
第七回	武林五凤.....	93
第八回	口蜜腹剑.....	109
第九回	蹈险临危.....	123
第十回	重入龙潭.....	138
第十一回	云波诡谲.....	153
第十二回	伏牛山风云.....	168
第十三回	风云突起.....	183
第十四回	毒谷怨女.....	198
第十五回	云迷雾重.....	213
第十六回	连逢强敌.....	227
第十七回	疑假似真.....	243
第十八回	月下荒宅.....	258

第十九回	煞气弥漫	272
第二十回	檀盒之谜	287
第二十一回	娟娘施媚术	302
第二十二回	何处不相逢	315
第二十三回	弱女失踪	330
第二十四回	险恶阴谋	345
第二十五回	壮志未酬	358
第二十六回	绝涧断魂	375
第二十七回	误饮销魂酒	387
第二十八回	恩怨难分	401
第二十九回	九旋迷宫	418
第三十回	苦撑危局	431
第三十一回	鬼嚎神愁	445
第三十二回	因果报应	459
第三十三回	瓦解冰消	475
第三十四回	竹节令符	489
第三十五回	神秘之堡	503
第三十六回	意外相逢	518
第三十七回	单身涉险	530
第三十八回	义薄云天	545
第三十九回	方外一僧	560

第四十回	失足历险	574
第四十一回	密穴藏幽	591
第四十二回	震天十八掌	605
第四十三回	鬼影憧憧	617
第四十四回	战云密布	629
第四十五回	笑里藏刀	642
第四十六回	巧计成空	656
第四十七回	千里奔波	669
第四十八回	剪烛谈往事	685
第四十九回	双姝蹈险	698
第五十回	舍生赴义	712
第五十一回	瑰丽的牢笼	727
第五十二回	莺嗔燕叱	740
第五十三回	虎穴歼凶	757
第五十四回	玄天教主	768
第五十五回	威震群邪	782
第五十六回	琼浆玉液	798
第五十七回	艺惊二老	811
第五十八回	悔悟前非	825
第五十九回	煞气重重	839
第六十回	天地澄明	854

第三十回 苦撑危局

独眼苍龙邢成见这三入，对剑拔弩张的情势视若无睹，低语寒暄，状极愉快，他只好掌凝功力，替这三位青年男女监视对方行动。

六指居士焦应龙缓步走向当场，冷电似的目光一掠，腮边映起一阵狂傲的笑意，转向淳于斌道：“齐天圣主的消魂宫，怎容这般狂妄之徒如此放肆，焦应龙不才，愿替圣主担当头阵，给这几个小辈一个惩戒。”

淳于斌仰面狂笑，道：“焦帮主愿为本宫出力，自然再好没有，不过这几个狂徒，已成釜底幽魂，不是我淳于斌夸口，这座九旋迷宫，已够他等受的，若再配合本宫实力，他等休想活着走出消魂宫一步。”

独眼苍龙邢成，手中竹杖一顿，立即深陷石中五寸，冷哼一声，两道冷峻眼神，盯在淳于斌身上。

焦应龙目光微瞬，一阵冷笑，背负双手，昂然而立。

淳于斌见邢成摆出架式，分明向他示威，圆睁双目，冷笑一声，说道：“老夫久闻独眼苍龙大名，今日有幸一会。”

邢成冷哼一声说道：“好说，好说，老化子对阁下之意，已然了解，久闻阁下的修罗掌力，威震遐迩，尚未一试有何精妙之处。”

淳于斌道：“老夫身为此宫主人，不愿以威势相逼，尔等若能够归依消魂宫中，可免去无限烦恼，倘若执迷不悟，妄逞一时快意，祸到临头，后悔已迟。”

淳于斌十分狂傲，竟然蔑视群伦，目无余子，说到得意之处，口沫四溅，凶睛乱闪。

独眼苍龙纵声狂笑，说道：“多蒙你看得起，老化子有了吃饭之所，自然乐意应下，只是我那伙计非常刁蛮，就是我也奈何不得，却不知他愿意不愿意。”

淳于斌傲然一笑，道：“你那伙计是什么人物，竟然如此蛮横，难道你还怕他不成？”

邢成干咳一声，说道：“相依日久，老化子确实对他无计可施。”

淳于斌冷笑一声，说道：“你且引他见我，若敢说出半个不字，那就休怪老夫不讲情面了。”

邢成听了，哈哈一笑，手中青竹杖一旋，厉声说道：“我这伙计在此，老鬼看清楚没有？”

淳于斌只道邢成说的实话，目光一触，知道上当，顿时心头大怒，沉声喝道：“老耍饭的，敢欺骗老夫。”

目光向左微瞬，立刻响起一声沉雷似的吼声：“好匹夫，真是找死！”

独眼苍龙邢成微一注视，但见人丛中跃出一条青衣大汉，手握一条虎尾三节棍，飞驰而至。

但见他身形一落，冷冷望着邢成，脸上肌肉颤动，充满

杀机，凶悍狞恶的神态，令人望而惊悸。

独眼苍龙邢成单目一瞟，傲然屹立，看也不看他一眼。

那青衣大汉却无比激动，两道目光移注在欧阳文绮的脸上，冷冷说道：“喂，老花子不要装死，我裴信可不吃这一套。”

邢成淡淡一笑，道：“消魂宫里充满了牛鬼蛇神，可惜！可惜！”

青衣人汉怒道：“你这穷叫化子满口胡说些什么，难道敢骂老子牛鬼蛇神！”

邢成笑道：“看你的样子，是想打架？”

青衣大汉喝道：“老子没有工夫斗口。”

话音一落，身形一矮，手中一抖三节棍，但听铁环一阵暴响，业已开招亮式。

邢成干咳一声，说道：“你既是想要打架，老朽虽有慈悲之心，却也难容你这虎狼之徒，好吧，待我送你早回娘家去吧。”

那大汉虽然凶悍异常，却十分镇定，知道遇上高手，不敢稍存轻视之念，脚下一旋，扬棍出招，猛喝一声：“打！”

棍挟寒风，惊波激荡，一招“力劈华山”当头力劈而下。

邢成卓立当场，直到劲风罩体，棍离头顶五寸，这才双肩一晃，右腕一抖，青竹杖幻起一片青光，“当”的一声，棍杖相接，爆出一声震天声响。

这一杖，邢成已经测出当前这名大汉，棍沉力猛，横里向外一撩，就在棍杖交合之际，猛然真力迸发，往外一震！

那大汉虽然臂力过人，但也经不得邢成一震之力，顿时右臂酸麻，虎口震裂，那条虎尾三节棍竟被震飞三尺，人也

踉跄退后两步。

独眼苍龙一招得手，当即身如飞燕，如影随形，掌中青竹杖一颤一点，直向大汉玄机大穴点去。

那名大汉在消魂宫中，名列十八高手之一，武功上也有独到之处。

身形一退，便知此身已陷危急之中，心中大感震撼，左手猛向上一撩，竟要抽回被震的棍势。

邢成哈哈一笑，陡然一脚飞出，直向那大汉下盘踢去。

那大汉一棍撩空，忽见一脚踢到，他身形还未站稳，要想避开，哪有如此容易。

耳畔只听“嘭”的一声，接着响起一声惨呼，膝骨立断。

只痛得他牙关紧咬，冷汗直流，咚的一声，跌坐地上，双目一闭，静待死神降临。

邢成一脚踢出，猛然身形一撤，沉声喝道：“消魂宫如此不堪一击，老朽心存仁慈，暂且寄下你一条狗命，还不给我赶快滚开，不要让我看着生气！”

话音未了，又见人丛中冲出两名大汉，连拉带拖，将那名大汉带出场外。

淳于斌见状，不由心神一凛，忽听身旁又响起一声怒吼：“裴信轻敌，误中奸计，还请王爷容门下搏斗这名暴徒。”

淳于斌目光一转，只见面前站立着两个既瘦且高，脸色惨白，丝毫没有血色，白衫披发，惨厉惊人的汉子。

他满面激忿之色，顿时消失一半，冷冷目光一掠，沉声说道：“来人身手不弱，他便是名满江湖的独眼苍龙，你兄弟可要小心了。”

左首汉子阴阳怪气，声音亢直，犹若鬼嚎般的一笑，道：

“王爷请放宽心，我弟兄自出江湖，罕遇敌手，不是夸口，二十招之内，定要他血溅当场。”

淳于斌长眉一挑，沉声说道：“交手过招，小心为上，绝不可粗心大意，本座也知道你兄弟在关西道上，未遇敌手，但今宵情势不同，当前几人都是人中之龙，望你等好自为之，莫再挫本官中锐气。”

那瘦长大汉，诺诺连声，他二人身形一转，身不动膀不摇，身子挺得笔直，脚下却轻快无比，长衫飘动，径自来到当场。

左首那名瘦长大汉，直着嗓子叫道：“姓邢的，前来领死！”

邢成抬头看去，只见这两条大汉装扮得一模一样，白惨惨的一张马脸，双眉倒垂，白衫曳地，竟如森罗殿上的白无常，心下微一转念，便已看出这两人正是关西双绝。

只听杨剑萍沉声说道：“邢老前辈，请退一步。”

邢成转目看去，只见袁顺儿挽着欧阳文绮玉手，状极亲热，他不禁暗想：“世间之事无奇不有，未想到欧阳姑娘会与这奇丑的姑娘如此投机，大概这也是天生的缘份。”

原来欧阳文绮初见顺儿，确实有点害怕，但当一度交谈，便已知道顺儿姑娘有一身绝世武学，而且性情温顺爽直，相貌虽然丑陋，心地却极善良。

欧阳文绮在患难之中，始觉出武功一道不但可以健身，尚有自卫的功效，深悔自己不谙武功之苦，因此，她羡慕袁顺儿的精妙武学，相谈甚为投机。

杨剑萍见状，心下甚感欣慰，微一顾盼，突见两名恶形恶像，犹若僵尸夜行般的怪人，来到场中。

他已尽知江湖中，常有装神扮鬼吓人的武林人物，以他那种阴森怪像，先声夺人，杨剑萍虽不知来人是哪路人物，却已暗生戒心。

邢成听见杨剑萍呼唤，撒身跃出场外，肃容说道：“小老弟，你可要小心这两个怪物，他们横行关西，武功高不可测，尤其十指中蕴有奇毒，见血封喉，千万不可凭仗血气之勇，中他暗算。”

杨剑萍尚未答话，便听右侧怪汉嘿嘿一阵怪笑，道：“我关西双绝，勾魂摄魄，如若害怕就不要动手，乖乖放回欧阳姑娘，俯首认罪。”

杨剑萍目光电扫，冷笑着说道：“久闻关西双绝，武功诡谲绝伦，在下要在两位兄台面前领教几手绝学！”

大鬼严一定咧嘴一笑，道：“我弟兄常在关西行走，近闻中原崛起一个后生晚辈，狂妄嚣张，与我绿林朋友为敌，今夜一见，不过如此，试问你可敌得过我弟兄二人么？”

杨剑萍道：“若论江湖规例，以一敌一，胜负全凭真实功力，今宵情势不同，你两个如要以二对一，在下也要奉陪几招。”

大鬼严一定，转目望了身畔严一平一眼，直着喉咙笑道：“二弟，这小子好大口气，当年关西道上与华山老道一玄子狭路相逢，我弟兄未出二十招，他手中宝剑被我夺得，迫得落荒逃走，看你小小年纪，武功如何玄妙精深，恐怕也难与一玄子相比，这倒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死到临头，还懵然不觉，想来岂不可怜，复又可笑！”

二鬼严一平格格笑道：“江湖传言失实，就凭他这副尊容，竟敢在我弟兄面前信口胡吹，若真被他吓住，那才是笑

话呢！”

杨剑萍听他二人鬼语连篇，暗觉好笑，心下微一忖思，顿时心生一计。

他神光闪蕴，双目神光倏敛，冷笑吟吟，凝注关西双绝。

严一定冷电似的目光，在杨剑萍脸上掠过，不禁纵声狂笑，道：“尊驾口出大言，必有实学，我弟兄若同时出手，那是欺你这后生晚辈，就凭我独自一人，不出三招定要你当众出丑。”

淳于斌冷眼旁观，但见关西双绝飞扬拔扈，眉飞色舞，不禁眉头连皱，有心召回，又恐折去颜面，正感犹豫不决之际，只听杨剑萍说道：“在下虽有自知之明，势到临头不由自己，不知阁下能在几招以内，胜了在下？”

严一定冷冷一笑，道：“若是那老叫化出手，二十招绝难逃过，若你，最多不出五招。”

杨剑萍淡淡一笑，道：“尊驾不要过分嚣张，你五招真能击败在下么？”

大鬼严一定阴恻恻说道：“五招还是高估你的身价呢。”

杨剑萍抬头望天，傲然一笑，道：“既然你自恃有此把握，就请出招，试一试五招以内，能否如你心意。”

大鬼严一定哈哈一笑，双掌缓缓提起，枯瘦的双臂，顿时暴涨，两手变得白森森不见红润之色，双目视准杨剑萍，猛然直着身子，一跃而上，左掌猛挥，探掌疾落，径向对方眉头抓来。

莫道严一定身子僵直，却是迅疾出奇，掌势一出，顿时腥风四溢，寒风泛骨，声势极为慑人。

忽见杨剑萍肩头一抖，右手化指为掌，运掌如刀，横斩

来势。

这一招，出手奇快，一闪而至。

大鬼严一定掌势已出，本以为这一招，虽不至使对方立毙掌下，至少也要使对方望而却步。

岂知他的估计错误，及至杨剑萍还招反击，当下心中一惊，身形一顿，缩身收掌，右掌横劈……

原来杨剑萍这一招似实还虚，右指一圈，使出隔空打穴手法，径向对方胸前四处大穴，凌虚疾点，身形却向左横跨一步。

大鬼严一定见状大惊，连忙右臂一沉，后退五步，直瞪着两只骨碌碌绿光四射的鬼眼，满脸都是震惊之色。

杨剑萍哈哈一笑，望着大鬼，说道：“尊驾不是要在五招之内，胜得在下么？怎么突然停手，莫非还有话说？”

大鬼严一定冷哼一声，觉得脸上极为难堪，咬牙切齿，恨恨说道：“小子休要猖狂，再接大爷三掌。”

话落人起，飞身疾扑，双掌箕张，当头罩下。

关西双绝也是武林成名人物，这一身怪异武学，旷世罕有，这时，他在激怒羞愧之际，掌下凝聚十成以上僵尸神功。

招奇势猛，惊风怒啸，真力端的是使人目怵心惊。

杨剑萍觉得掌势未到，寒涛已然袭到，他虽然高傲绝伦，也不敢轻估对方真实功力，双肩一晃，疾退三步，疾忙的闪开凌厉的一击。

严一定双掌击空，身形方落，但见杨剑萍脚下一旋，欺身直上，挥掌抢攻。

大鬼心下一寒，扬掌还劈一掌。

就在双方掌势将合未合的刹那，突然杨剑萍掌势倏收，

身形一闪，大鬼知道这一掌，定要分出胜负，当下功力骤然增加，岂知掌力推出，竟然落空。

身子向前不由自主冲出两步，忽见斜刺里飞来一掌，迅快无伦地力劈而下。

“砰”然一声，当时痛彻心髓，不由哼了一声。

二鬼严一平眼见兄长就像一头猛虎，东奔西扑，却扑不着对方人影，就连衣袂也未沾到，心中替严一定暗捏一把冷汗。

及至严一定再度扑空，但觉眼前一花，竟未看出杨剑萍使的什么身法，一旋一转，已然绕到大鬼身侧，他便知道要糟，当即一声暴喝，电射飞出。

当他赶到当场，大鬼右臂已被杨剑萍震碎，垂着一条右臂踉跄而退。

二鬼虽然心惊，却是复仇心切，双目尽赤，一声不响，双掌齐出。

杨剑萍掌震大鬼，顿使场中一阵骚乱。

欧阳文绮又惊又喜，转日向袁顺儿说道：“那人那副凶恶像貌，莫说动手，就是看他一眼也会把人吓死。”

袁顺儿笑道：“江湖中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假使你武功练成，行道江湖，定会发觉还有更怪的人呢。”

说话之中，抬头向场中望去，但见二鬼已横卧场中，奄奄一息，鲜血自衣袖中流了出来。

杨剑萍脸色惨白，手掩肩头，身形乱晃。

袁顺儿不由大吃一惊，脚下一点，快如一缕轻烟，飞奔到剑萍身畔，伸手搀扶，悲声问道：“萍哥，你的伤势怎样？”

杨剑萍还未回答，淳于斌已然冷笑一声，说道：“关西双

绝虽然未获全胜，但已尽出全力，不知哪位出场，把那叫化子捉来。”

话声未落，就听六指居士接声说道：“杨剑萍等人与本帮结下血海深仇，接连破坏本帮两处分坛，这一阵应由本帮接替，还望王爷不要推却。”

淳于斌哈哈一笑，道：“这是消魂宫之事，怎敢劳动大驾。”

六指居士淡淡一笑，说道：“你我谊同手足，何分彼此，日后扫荡群雄，还有借重王爷之处。”

淳于斌脸色一变，说道：“老夫并非藏着私心，那老叫化和那丑女听凭焦帮主处理，可是那欧阳姑娘……”

六指居士心忽一动，已知其意，哈哈一笑，道：“君子不夺人之所好，淳于兄请放心吧！”

目光一转，沉声说道：“铁堂主……”

铁爪神鹰铁中光应声一跃而出，躬身道：“铁中光伺候帮主。”

六指居士望着铁光中微微一笑，道：“本帮主派你力擒邢成来见，不得失去本帮脸面，出手小心，休要与关西双雄一样，挫折锐气，损坏本帮声威！”

铁中光连声应诺，身子一转，倒拖亮银棍，大踏步向场中走来。

六指居士脸含阴森笑意，眉映杀机，在勾魂恶判和林媚娘耳畔低声悄语，手指、目光都不住投向杨剑萍的身上，显然这魔头正计划着要赶尽杀绝。

独眼苍龙脸色严肃，心情沉重，功力暗提，百忙中微转独目，但见袁顺儿满面凄楚，搀扶着杨剑萍走到一丛花树之

下坐下。

这时杨剑萍脸色铁青，浑身微颤，一袭青衫无风自动，他缓缓坐了下去，双目微合，运功疗伤。

强敌当前，邢成怎敢疏忽，他虽知道杨剑萍被二鬼掌势扫中，但伤势如何却无暇查看。

眨眼间，铁中光已跃身当场，横棍怒视。

独眼苍龙邢成，知道这场生死搏斗，关系极为重大，当时真气一提，蓄势待发。

猛然转目，突见人影一闪，勾魂恶判与那林媚娘身影连晃，掩向杨剑萍跌坐之处。

这一来，情势更为紧张，他明白若被铁中光拼死纠缠不舍，袁顺儿以一敌二，既使她武功再高，也难抵抗两位武林高手联手合击，势必伤在来人掌剑之下。

心中一凛，撒身飞跃，疾向杨剑萍停身之处退去。

他这一退，却激发了铁中光的勇气，暴吼一声：“尔等死期已到，还不纳命么！”

身随声起，腾身飞步，掌中亮银棍挥舞，映起一片寒光，卷向邢成背后灵台大穴。

劲风怒啸，寒飏排空，势道强猛绝伦。

独眼苍龙邢成正在奔行之间，忽觉劲风已到，左脚为轴，身子向右疾旋，让开铁中光点来一棍。

掌中青竹杖一圈，疾挥而出，杖化青光，势道劲疾，令人胆战魂摇。

铁中光见状，心神一震，右掌向怀中一带，亮银棍飞起，一招“坝桥挑袍”，往上斜刺里一撩。

邢成青竹杖一点便收，未等铁中光换招，竹杖一抖，反